

前漢

卷二十七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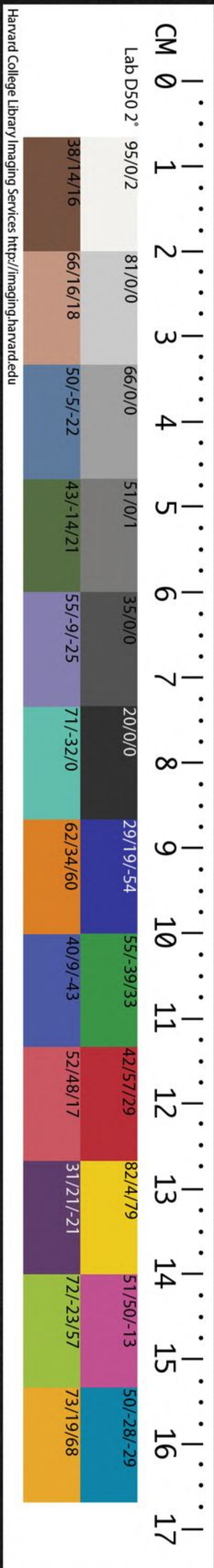
4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負殖傳第六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漢書九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

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十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

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

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

原下澤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樹殖也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

械之資師古曰藿藟也即今之茨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藟音五宜反菝音敵所呂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呂時而用之有節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

乃伐薪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之月豺乃祭獸戮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古曰隼亦鷲鳥即今所呼為鷲者

也矰音曾後音奚隧音遂鷲音胡骨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斲藁澤不伐

天師古曰翟古槎字也 邪邪木也 孽孽斬之也 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 樣音牙反 孽音九葛反 天音鳥老反 蛟魚麀卵咸有常禁師古曰

蛟小蟲也 麀鹿子也 卵鳥卵也 今春之月母殺孩蟲毋麀毋卵 蛟音弋全反 鹿音日莫奚反 所曰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

阜盛也 蕃音扶元反 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即蓄字 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

力風興夜寐曰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

賈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曰財成輔相天地之宜

曰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 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 備物致用立成

器曰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 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 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仁誼於閭宴師古曰閭讀曰開 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

井而為市其義非也 農相與謀稼穡於田櫛朝父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

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此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 辟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是曰欲寡

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師古曰道讀曰導

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不嚴而

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鵠

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楹柱也楹柱也節楹也山刻為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楹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文仲也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曰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 其流至于士庶人

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

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

器士設反道之行曰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

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 禮誼不足曰拘君子刑戮不足曰威小人富者本土被文錦犬馬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曰決斷仁不能曰取予彊不能曰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音古邯鄲郭縱曰鑄冶成業與

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眾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

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秦始皇令贏比封君曰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筭故曰山谷多少言之

反姓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毋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

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眾多無限數也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

曰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

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號孟康曰五十一匹也師古曰號古蹄字牛千號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

者舉成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菟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波養

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山居千章之菽孟康曰菽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菽即楸樹字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

之間千樹菽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流也即今所謂榮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

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熹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籌賈滇蜀民

於滇蜀之間也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魑結西南夷也言

埒等也魑音直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

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

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方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親信厚資遣

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

王根淳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賒擅鹽井之利期年所

得自倍師古曰遂殖其債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陵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

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然其贏得過當瑜於城晉師古曰瑜讀為愈愈

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呂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弟

約頰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頰古俯字也俯仰必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呂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間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

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

作奴乎無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菑

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賈郡國無所不至

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已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

日治刀劍者也如漢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濁氏曰

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節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曰

冒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燻羊胃以未椒薑張里曰馬醫而擊

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

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垂王者之

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

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搏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

西川屯園氏闢園

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已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論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已脩所職失職

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

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

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已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狐白狐白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已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如姬以竊兵符矯魏僖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

而游談者曰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提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

正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曰千數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李路孔子弟子也

賸之亂李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賸石乞以戈擊之斷纓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

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劔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

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非明王在

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古

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師古曰伯讀曰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

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

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嚙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

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

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

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曰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

師古曰飲沒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師古曰軻軻視也軻牛小牛也師古專趨人之

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呂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己為行弗及也

師古曰趨讀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呂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己為行弗及也

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召商賈為資劇孟曰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曰俠稱

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瞞氏陳周膚亦曰豪聞師古曰瞞音聞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

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為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詳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擊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擊者感意

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殺甚眾巨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劇

攻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劇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劇音匹妙反休乃鑄錢師古曰不報仇則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巨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

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又心本猶言

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

之故怨怒也醕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巨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巨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臯

猶重也師古曰多猶重也

師古曰多猶重也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廼肉袒謝鼻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豪居間已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謂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

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解為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音一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曰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

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

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已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已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已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鼻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

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

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南陽趙調

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

當去畱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已與章草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已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能有已安也師古

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已為福邪諸公已

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

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有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已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

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已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

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

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今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引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

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

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

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

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引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

錮後護復引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

宇與妻兄呂寬謀引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

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引事實語也到

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曰莽分二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

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

莽篡位引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北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

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

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

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

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

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

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呂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

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

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呂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

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

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謫此下皆同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曰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僕優士又重遵師古曰

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呂小文責之迺遵能治三輔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死去槐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者讀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籥安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嘗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

母師古曰霑溼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從閣出

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閣出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呂為

祭師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

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凡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

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已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什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飲飲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謂印之紐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

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已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

經書而已師古曰實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已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重礙為甕所輻師古曰纆徽井索也重縣也甕井口甕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懸礙不說或以重為甕或音衛又以甕為甕皆失之發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圖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格音雞盡日盛酒人復借師古曰盡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

竦為賊兵所殺

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曰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蔽也

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鄧展曰颯音立

單于欲脅誅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

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巨豪桀自陽翟徙茂陵

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

涉父哀

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

巨上妻子通共受之巨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

曹

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

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

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

涉

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

師古曰闔字與實同音大千反

在所閭里盡滿客或

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巨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師古曰

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

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老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

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師古曰失讀曰汙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

涉自己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

仵人不肖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者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然身衣服

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已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毋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涉即往

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已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掃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

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

側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合音胡維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跌皆會師古曰跌音徒結反涉親閱視已謂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俸音郎代反其周急待人如此

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辜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

史欲已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

曰毆與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已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

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

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

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

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已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辜惡暴著主上知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已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
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
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廼召見責已辜惡赦貫師古曰貫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

長吏已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

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已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

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

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

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中王莽居攝誅鉅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

得師古曰指其姓名而捕之素善强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已問建師古曰泛者已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敷劍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已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

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已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

馮川屯鳳園
氏肅函南

漢書九十二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呂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

津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

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

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秭侯金賞師古曰秭音了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纒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救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所毒薨國

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巨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

頭郎也濯讀曰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

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帶帶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寢之寤也未央殿西

巨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然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各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口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巨十數師古曰每賜輒與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聞如通家游

戲師古曰間謂長階私行不公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巨媚上

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鑿夾口道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亮反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山其膿血齧音仕客反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

齧太子慙錄是心恨通師古曰錄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猶寒也東北謂之寒西南謂之微寒者以郭寒為名微者取微遮之義也微音工鈞

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承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顧庸之私直長公

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使假貸而私為饋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

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巨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續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

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曰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儼鄧通師古曰始

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

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曰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闢媽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太子也入宿衛比韓媽太后怒使使賜

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怒其出入也曰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曰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頌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給

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

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

韓媽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施師古曰施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曰選

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

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

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曰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

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曰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

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百中傷人師古曰說達也違道之辭忤恨蹉眦輒被巨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辟建白巨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巨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君側故曰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

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舉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舉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巨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巨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纒纒纒若若邪師古曰纒纒重積也若若長貌纒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執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音于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

欲巨為侍中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

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巨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巨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巨為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巨間已師古曰見音工竟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巨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授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巨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巨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群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已一

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死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臣此全活小臣天子臣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嘗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

羣下所遺也嘗讀與賞同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

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古諷字訕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

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臣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臣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

死師古曰滿讀曰憊音悶諸所交結臣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臣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臣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

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臣為皇后太后

臣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

亡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

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臣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臣康

師古曰寧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頷思

侯夫人晉灼曰嬖音僻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

求復為僕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許為白

上立已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

言師古曰嫚糝汗也易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己當代輔政

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舉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

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見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

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

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古侮字謀立左

皇后擧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

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

徙其家屬故郡始長曰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斷反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

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晝寢偏藉上衷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衷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効反不欲動賢

迺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臣自固每賜

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曰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生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曰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曰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風昭儀及

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曰賢妻父為將作大

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

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曰綈錦師古曰檻謂軒

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

呂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一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鏡狀連繒之以黃金為縷要曰下玉為柙至足亦

縫以黃金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

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

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曰其功下

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

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曰賢為亂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
 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白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師古曰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
 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師古曰聞咸伏其辜將軍
 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七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
 侯王后親師古曰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
 宏宏師古曰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朕音巨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師古曰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
師古曰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群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惜也師古曰見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是師古曰季友師古曰鳩叔牙春秋賢之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弑季鳩之公羊傳曰季
 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
 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曰飭與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令嘉有依得師古曰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
 其上也師古曰票騎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師古曰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師古曰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朕承天

朕以將為命師古曰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徒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廼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廼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錄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卽位為侍中騎都尉上呂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

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曰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遺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弟新成功堅師古曰堅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曰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謂者曰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即日就也曰間者曰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曰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槨也詎驗也音許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曰獲封侯師古曰翼也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曰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

不為使者禮

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卑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等不悔過乃復曰沙畫棺

師古曰以沙塗之而又彫畫也

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曰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

至尊無曰加恭等幸

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曰賢為官者皆

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誹鄉其弟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與

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曰

它舉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廼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

容之間

師古曰商容殷容入

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曰閔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闕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竝為公卿可謂貴重人

臣無二矣然進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緣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

之適足已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

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廢皇太后趙氏

為孝成皇后居止宮哀皇后傅氏居林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謂

友便辟友善柔友諂師古曰謂三友王者不私人臣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後幸傳卷第六十三 前漢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

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狁音險粥音戈六反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騊駼奚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騊馱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馱騊馱馬類也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夫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語言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木粟唯食肉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自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牙也音蟬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幽師古曰

日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讀曰甫亶父

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聲相近耳亦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維師古曰邑復居于師古曰鄂錡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離陰秦曰山而東南入于渭曰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

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師古曰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作師古曰即尚書書刑篇是也呂刑之辟師古曰至穆王之孫懿王時三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

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允之難故也豈不

日曰相警戒乎玁允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師古曰呂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

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鄂錡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邑當時秦

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儻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

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邑伐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

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翟戎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

洛之間音灼曰園音器二合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號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號

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呂西有縣諸畎戎狄獯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諸道及豳道是也源音完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豁谷自有君

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呂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呂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呂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

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呂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于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呂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呂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曰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

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

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曰鳴鏑射頭曼

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曰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

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

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音侯反脫音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

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

引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巨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自淳維巨至頭曼十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信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

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去夷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犁音距之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巨太子為左屠耆王

自左右賢王巨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巨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

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巨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

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曰裨

音頻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蹕之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擊柳枝衆蹕馳遠三周而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服虔曰刃刻其面也有軋如淳曰軋檣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

之厭蹕者也軋音於點反軋音女展反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言人成百舉事常隨月盛壯已攻戰月

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復因已予之得人

已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謂日趨趣回也善為誘兵已包敵師古曰

曰包裏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音胡昆反

窳音戈丰反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已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

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師古曰雨雪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驪音危騂音先營反高

帝迺使使間厚遺闕氏師古曰求開闕而私遺之闕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因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

王黃趙利斯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迺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

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

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豨音居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已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文自主婚歲奉匈奴

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且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且東終高祖世孝惠高

后時冒頓凌驕師古曰凌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什也猶言不能自立

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澤澤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言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言

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李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李布曰噲

可斬也前陳稀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

不能設弩師古曰設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噲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曰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

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

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曰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

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曰自汗師古曰汗過誤也弊

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曰奉常駕冒頓得書復

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

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曰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

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

守陵轅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轅音來各反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

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

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書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曰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告單于也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曰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

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曰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曰少吏之敗

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曰天之福吏卒良

馬力強曰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曰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首扶目反曰安邊民曰應

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故使郎中係序淺奉書請師古曰序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師古曰一騎馬堪

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史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

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序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

曰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

兄弟所曰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比疎一師古曰辨髮之飾也

反疎字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

或作余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絲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

徒奚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

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

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曰強之者曰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午向反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

盡得匈奴之衆也其得漢絮繒曰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曰視不如旃裘堅

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戶呂反曰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湮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曰計識其人衆畜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雜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曰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曰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曰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儻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曰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目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曰其肥美飲食壯健曰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曰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

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

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

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悞起棟字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悞起棟字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耕桑曰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也築城郭曰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師古曰嗟者歎也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巨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孰巨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羸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卽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巨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巨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遼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

將軍師古曰慮首盧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日巨騎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渠難者其姓名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首曰澌音蹀水之澌邪惡不止之民師古曰澌見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趨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曰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

也音普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曰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不及魚鱉上及飛

鳥跂行喙息頓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莫不就安

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昔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人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曰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曰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諡復

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曰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曰備胡騎入代句注邊

燹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曰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聞闌出物與匈

奴交易

孟康曰私出塞交易

陽為賣馬邑城呂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迺引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呂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

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邊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一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不戰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呂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呂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呂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

絕呂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贖為庶人其冬

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呂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

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呂子胡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其中遼陽地也辟讀曰僻

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
曰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巨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巨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介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持也本雖單于既

得翁侯巨為入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殺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度曰絕巨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

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師古曰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

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巨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

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並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呂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滅北地呂西成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呂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呂
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器馬從者皆非公家參與之也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
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徒其輜重令遠去呂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日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
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呂為單于死廼自立
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呂西至令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呂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呂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
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敵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敵使於單于

單于聞敵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

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巨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颯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界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

法漢使不去節不呂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呂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

貉朝鮮呂為郡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蕞而西置酒泉郡呂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呂為言是歲

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廼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廼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

子欲質則匈奴國中所以際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豆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呂為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

奴匈奴復調呂甘言師古曰調古詭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而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呂為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呂

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在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

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

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干其冬

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來兵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

呂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
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
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鈞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
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擊者擊匈奴而曰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丁奚音余反鞮音丁奚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
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譖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
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
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貴陵曰其女妻之後
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師古曰累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夕端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曰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
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
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曰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曰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

其子先賢揮不得代

師古曰揮音纏

更曰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

單于自己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

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

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

趙信城北邳邳居水

師古曰邳音至也音子禮反邳音之曰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

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

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

匈奴使大將與李

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郤敵殺

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

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師古曰此方早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

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此方早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

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

附之悉皆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

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呂其罪罪盧屠王國人

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師古曰遺音弋李反呂藏穀與秦人守

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

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李反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

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呂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失亡匈奴見既脫王在漢恐巨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北遠去不敢

逐水草發人民屯既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巨備漢北

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巨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是時衛律已死衛

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

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巨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

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

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

殺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攻塞外亭長略取吏民去是時漢

邊郡燒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

降者言烏相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大將

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邀迎巨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巨為烏相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

匈奴遂擊烏相師古曰後匈奴者言烏相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明友既

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

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讀與由同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

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古師

曰仇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

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呂下五萬餘騎

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

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字毆與驅同是呂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負師古曰烏負地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

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呂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

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蓋壽諫呂為不可祁連不聽遂

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呂虎牙將軍不

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還蓋壽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還讀與住同進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蓋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豆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音胡浪反后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呂

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

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

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今音寒烏相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呂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

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師古曰當音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音益也鄉音日衛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

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閼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閼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

闕氏顓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
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
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于移反

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

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谷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

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呂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噲居左地者孟康曰噲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噲音奴獨反其

君長呂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

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二五

漢九十四上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呂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曰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呂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州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

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

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

曰首音林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

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

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曰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

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

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

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

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與韃王死單于
自立其小子爲奧韃王留庭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爲王與
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
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
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栢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
姑夕王恐卽與烏禪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于余反未
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
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
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言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握衍胸鞬單于立二年而敗

漢書卷九十四

及一曰男

五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終

西川世鳳
氏書南朝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居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奢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莫構反留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
師古曰揮音纏與音郁鞬音居言反各二萬騎屯東方呂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斤例反唯音弋葵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
 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
 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

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
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
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
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呂備呼韓
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
于即引西南留闕敦地師古曰闕音陽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
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
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乃穀反逢呼韓邪
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瞿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
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遨累烏厲温敦師古曰呼遨累者其官號也邀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

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
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
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
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
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
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呂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
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
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
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泰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呂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

鳥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呂來匈奴

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呂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

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鈇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鄧支

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呂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賜巨冠帶衣裳黃金璽繅綬師古曰繅古尺字庚草名也以房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

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安車一乘牽勒一

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為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尸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

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百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鄧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呂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為送始郅支單于呂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
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
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
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呂稱漢師古曰
日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
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
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
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日給焉郅支單于自呂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
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
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責之也簿音涉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
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呂自衛不
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為言要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呂來漢與匈奴合
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
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
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呂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解路匈奴寶刀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

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為危害昌猛擅曰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曰

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

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

詔昌猛曰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曰

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呂其地立郅支之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

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

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纜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

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

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曰郅支在西方恐

其與烏孫俱來擊臣曰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

于自言願婿漢氏曰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曰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曰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曰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曰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曰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範圍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

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遂音遂築

外城設屯戍已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已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已候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
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已制諸侯所已絕
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已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變易少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變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或反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
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
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已來百有餘年非皆已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
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已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曰徭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
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已保塞守
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已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
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召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召備塞外也亦召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
法度召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
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
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召安
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代謂矜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
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召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
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
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召安寧單于神靈天
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

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

君號寧胡闕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召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

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

二人長女顓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日曰囊知牙斯

少女為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日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

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

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

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又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

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臯立為復株索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復株索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詣屠奴侯入侍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

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索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

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

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呂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

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呂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呂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

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呂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

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

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

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

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

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麋胥立為搜詣若鞮單于搜詣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

侯入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詣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

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

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

揮音 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

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呂第二闕氏子樂為

左賢王呂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一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

邪單于之闕氏 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

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

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早反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

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 為有不得傷命損

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 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

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

直斷闕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 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

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

邪單于從長城已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次

下亦同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 藩容歸漢後復

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

也巳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

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

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

死更大赦二師古曰史經也音功衡反 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

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稽借音雞 至哀帝建平

二年烏孫庶子甲援師古曰援音爰也音竹二反 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

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曰冷音零 將五千騎擊烏

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單援寔恐遣子趨遂為

實匈奴師古曰遂音錄單于受呂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單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

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

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

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呂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

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呂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

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泰呂來明之呂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

西河迺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與呂高祖之威靈二十萬眾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謫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

策也卒其所呂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

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

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陁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陁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

又禪虜名王貴人曰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

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曰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整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

曰忍百萬之師曰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之不順欲

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

曰伏音滿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

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恨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

負力怙氣師古曰負恃也難化曰善易隸曰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彊難誦其和

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

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絕也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一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郡

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師古曰苗古災字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

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相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柰何距曰來厭之辭疎曰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曰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曰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師古曰較擊言使車交馳其較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巨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百二里大埋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巨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巨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巨明天子盛德上皆許

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巨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

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巨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

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

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音胡丙反是時漢平帝

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師古曰音胡丙反是時漢平帝

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巨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

侍師古曰云太后所巨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音鉤去

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

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
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翁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

之師古曰今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已南天

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已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

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

輒送至塞已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

有已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三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各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

因請其罪使者已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已示之

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

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重書

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

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已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論

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

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

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入匈奴使及其官屬

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

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

小且千人去師古曰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

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

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

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

業六人師古曰颯音武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已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

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

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

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已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

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

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

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嚮幾音仰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

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

破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

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

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

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

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

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

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

多呂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

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

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呂聞詔

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呂求稅烏桓

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費由是生重呂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

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費由是生重呂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已護送烏桓為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已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

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

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

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

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

巳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稻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

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

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零吾

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

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寇擊諸國

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守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

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已次拜之

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

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

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

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

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已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

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

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

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

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

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今地名音庚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

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周宣王時儉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蠶蟲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蠶古蚊字也音音故天下稱明是為

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齎齎衣裝雖有克獲之

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

損也創音初同反艾讀曰又次下亦同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

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國內竭已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故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

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已往事

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鍍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糒大口者也鍍音富

食糒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

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

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已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

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
呂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呂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
死莽呂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涉反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
去甚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
將呂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呂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
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
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
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
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系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

立呂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呂
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
數死呂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
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呂為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
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
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欵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欵音翁中部
都尉呂聞莽遣欵欵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
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呂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
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欵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于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

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人不絕師古曰入為寇

而虜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

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

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

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已常

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錢市車縣次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

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

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曰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

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人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

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

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

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

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犢王師古曰醯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

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曰兵迫脅將至長安云

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

兵曰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

敗會當病死莽曰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

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壬所曰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

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曰下印綬因送云當餘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

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讀如木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曰尊漢今

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

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距

柱也音大與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

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

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

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

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

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已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訕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

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

冀已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

于反已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已漢女增厚其賂歲已千

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已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

躬戎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

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已為義動君子利

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已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已厚利結之

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已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已堅其約

質其愛子已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

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已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師古曰堅城固守不勝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

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

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

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已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

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已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

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

之械恃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已奉

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

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

阨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已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

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

警務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務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

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

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

常時至時去宜待已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道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已為不可可

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

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

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

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必已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

差遠近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曰春秋內諸夏而外

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

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

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曰山谷

雍曰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壘天地所曰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

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

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曰外而不內疎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

曰懲謂使其創又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曰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

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